

大豐
新建

朱新建精品集

河北美術出版社

朱新建精品集

主編
董宏偉

河北美術出版社

策 划：董宏伟
责任编辑：赵小明 李菁华
装帧设计：卫 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新建精品集 / 董宏伟主编.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4. 4
ISBN 978-7-5310-5205-0

I . ①朱… II . ①董… III . ①水墨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9787 号

朱新建精品集

董宏伟 主编

出 版：河北美术出版社
发 行：河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 编：050071
电 话：0311-87060677
网 址：<http://www.hebms.com>
制 版：石家庄披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石家庄建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8
印 张：24
印 数：1—1000
版 次：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50.00 元



河北美术出版社



官方微博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倒装等印制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311-87060677



紙筆亂彈 ——答半窗兄

文 / 朱新建

我這個人，天性比較懶散、隨便，能對付的事，就不肯稍稍多花點氣力。雖然做了“畫家”，于筆墨紙硯之類其實都不很講究。只是時間長了，就有點積習，以為這純屬個人的毛病，就像下棋的人，有的喜歡用日本式的兩面鼓起來的子，有的就無所謂，還有人喜歡在對局的時候玩一把折扇，等等。其實這些應該與棋藝的高低沒多大關係。就毛病而言，我最“講究”的應該是紙。因為我只畫一遍，所以不肯用比較厚的紙。其實就紙性而言，有一種薄的毛邊紙畫起來就很舒服（而且便宜，價格差不多是稍好一點的紙的百分之一，上海話叫作“格算”），所以剛開始亂畫的時候大家好像都愛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時候我在北京騙洋鬼子的錢用，好多畫就是用這種紙畫的。有一次好像是在意大利使館的文化處做一個小展覽，馮其庸先生來，看到我畫的一個古代“村長”類型的料峭小老頭，一個人坐在山泉邊上做很深沉的單相思狀，他就喜歡。一看我用的是那種最格算的毛邊紙，老人家就跟我急起來，說這種破紙，過20年就是一把灰。我肚子裏說，再過100年，我們大家都是一把灰。當然，嘴上是不敢放肆的，就連連點頭稱是，保證以後一定不再用。後來，果然沒有再用這種紙畫，因為我又碰到一種更格算的紙。那時候，我在阿城家裏過夜，這家伙常在雲貴一帶混，有一天就掏出幾張特別土的皮紙給我看，我試了試，畫起來比毛邊紙的感覺還要好。他又讓我使勁兒撕，果然很不容易撕壞。他說這是雲貴那一帶人用來糊窗戶包雜物用的土紙，很便宜，兩分五厘錢一張，他帶了一些回來。那時候他的公子還小，大概也就剛剛到了喜歡無端地糟蹋東西的年齡，阿城就讓他撕這紙，可他怎麼都撕不壞。比怡紅公子讓晴雯撕扇子還格算呢。以後，我又托人從那邊買了幾百刀回來用。因為生紙很不好控制，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就願意尋一些半生不熟的紙來畫，到紙店去買那種“灑金宣”，因為要做出仿舊的樣子，其實那種紙上已經刷了薄薄的一層膠。我那時候的樣子實在不像個畫畫的（現在好像也不太像），紙店的營業員其實可能是好心，就問我買那種紙要幹嗎？我說，畫畫。營業員就說，這種紙不能畫畫（那種紙可能本意是想仿灑真金的蠟籠，是用來寫字的）。我說，拿這種紙畫畫了，警察會抓嗎？營業員見我不識好歹的樣子，就把紙賣給我了。我就開始用灑金紙畫畫，後來看到還有其他一些朋友也喜歡用這種紙畫畫了。

後來用毛筆的日子長了，就開始不怕生宣了，但有時候還是要用那種灑金紙，它有它的味道。圈子裏認識的朋友慢慢多了，就有人給我搞來一些存了幾十年的舊紙，綿得很，用着確實很舒服。一次上海的朋友來南京玩，吳二三兄又給我帶來一些清代的紙，那就更好了，可是我又反而不敢用了，就先包好，放起來，以後再說吧。

另告，大幅日常并不多作，但還是有，包括三張四尺和兩張六尺拼接成的尺幅，四尺整紙，或四尺對裁這樣的就比較多一些。因我手頭被做成盤子的多是尺幅小品，所以網上先發這些，請朋友們指教。另外，我以為像我喜歡的這種減筆，好像小幅更快活，這種遊戲有點像光膀子潛水，憋一口氣，也就游這麼長時間吧（所謂寫）。不像你說的三日一個山頭，五日一片水面的千筆萬筆皴出來的那種，反正不着急了，慢慢來吧（所謂畫），那有點像建海底隧道，倒是可以大，而且急不得。瞎說，一笑。



瘋狂過癮

文 / 朱新建

作為材料講，我的墨很簡單，倒半瓶“一得閣”，放在一個瓷盆裏，讓它慢慢地變乾、變濃，畫的時候再用小勺自一點滾水調一調。否則剛倒出來的新墨太稀，畫起來就單薄。以前人也有硯臺不洗的，叫宿墨。黃賓虹、關良等等就愛用宿墨畫畫。

早年，我不敢用墨，畫畫大多是單而極細的綫，心很想放縱一下，手却老是使不上力。就開始多寫字，我迷老顏的《麻姑》和《鐐廟》，整天寫，上了癮，什麼事都不願意再做，連吃飯睡覺的心思都不太有。那時候我正單身呢，一個人在北京漂，沒有人有權利來“硬勁兒”照顧我，我扛了三麻袋花生，兩大箱可樂放在家裏，鎖了門，拔了電話，拼命地跟《麻姑》《家廟》《魏碑選》，八大、青藤、齊白石這些字帖、畫冊叫板。餓了就剥一把花生，渴了就灌半瓶可樂，困了，就找一盤最無聊的三級片，看不了兩分鐘，馬上就睡死了。醒了，就爬起來，也不洗臉刷牙，連表都懶得看，接着再過癮……幾個月以後，筆底下的力量就見長，筆道開始變粗……就在這段時間，阿城從美國回來，被我拖來玩過一次。我把塞滿了床肚底下的一大堆黑漆麻烏、亂七八糟的畫和字都翻出來給他看，這家伙憋半天給了一句評語：“就連古人一塊兒算，使這麼大勁兒的好像也沒有。”被這個大哥級的朋友表揚了一下，我那份歡喜當然是非同小可，連忙討好他說：“你挑一張吧。”他翻了一會兒，大概是拿不定主意該拿哪張，就罵起來：“他媽的，不待這麼折磨朋友的。”我趕緊給他挑了一張亂七八糟寫了好多字的，他挺喜歡，我當然也很高興。

可我還是不很敢用墨，還是有點怕，怕什麼呢，好像是怕水。水少了，墨枯，有點上氣不接下氣的意思，像個公鴨嗓子被人掐着脖子唱歌；水多了，又會攤在紙上，古人管這種攤在紙上没有力氣的墨叫“墨豬”。咳，“墨豬”！我真想刻一個圖章，就用這兩個字，跟自己調侃一把。恰恰在這段時間，劉驍純先生等來組“第三屆中國油畫聯展”的稿，我就又開始瘋狂地玩油畫，昏天黑地地又畫了兩個月，把這個展覽混過去之後又來畫水墨，突然發現不一樣了。畫“油畫”的時候，筆攪在調色油和顏料裏，總覺得自己在跟鋪馬路的瀝青打交道。突然回到宣紙上，就舒服多了，心裏想老子馬路油都不怕了，還怕水嗎？也許這是所謂第七個燒餅，我開始怎麼畫怎麼開心，墨豬也好，公鴨嗓子也好，都跟我沒關係了。喜得我不停地打電話給各路朋友，告訴他們我現在不怕水了，人家以為我參加了游泳隊。跟打麻將的人和了大牌一樣，我更不捨得睡覺了，每天瘋過癮，一天大概也就睡兩小時左右，過了個把月，突然小便蠟黃，惡心，渾身無力，朋友把我弄到醫院一查，我得了很嚴重的肝炎。我這才知道，過癮是要付代價的。

還好，我竟然又沒死，現在又能胡畫畫、亂寫“詩”了，真過癮。



“筆”記

文 / 朱新建

我畫畫一直用的是一支小號的“古法胎毫”，已經二十來年了，畫慣了。反正我畫畫是“先射箭後畫鳥”的那一派，畫到哪兒算哪兒，也並不在乎還有沒有鋒，就像一個“劍客”，大概看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那把破劍是跟性命差不多的。

中國人講筆，第一筆杆要直，所謂“筆直的”，小時候老師教我們挑毛筆的時候要把筆放在玻璃櫃臺上滾，咕嚕嚕很順，能滾起來就說明筆杆直。可我那支胎毫買的時候，就沒好意思使勁兒挑，日長月久，水侵烟熏的，它自然彎腰駝背的就更加厲害了，再加上那筆杆用的也不是什麼好竹子，還在煤油燈上七死八活的烤過（爲了冒充斑竹），所以，筆杆會裂，筆毛還會掉下來（古入講究筆毛是用松香燒化了滴在上面和筆杆粘起來的。那時候的讀書人多文雅，臉白白的，個個長得都跟孫老師那樣，可我不是那種型號的，我是吃起豬頭肉來沒够的那種，粗魯啊，不好意思），爲了不讓它徹底的骨肉分離（說到骨肉分離，想起來一個朋友跟我說，他們下放的那兒，鎮上有一個江湖郎中在街上擺個攤子替人拔牙。來一馬大哈，問他，拔得疼不疼。他說，有藥，一點兒都不疼，就拿膝蓋把馬大哈的腦袋頂在牆角上，往他嘴裏滴了兩滴花露水，就使拔鞋釘的那種老虎鉗拔。馬大哈疼得如殺豬一樣地叫，就不幹了：“你他媽不是說不疼嗎？”那江湖郎中說話很有道理：“放你媽屁，不疼？骨肉分離啊，能不疼嗎？”此爲及時插入公益廣告，下面繼續），我就拿中秋節捆月餅盒子的那種小繩子給它捆了個結結實實，再用地攤上買來的一種最新高科技產品——什麼幾零幾的膠水，把筆毛死死的粘起來，估計叫那江湖郎中用拔鞋釘的老虎鉗也很難拔下來了。有一次，我在夫子廟一條還沒來得及拆遷的舊巷裏，拿這支古法胎毫寫生，走來了幾位美女，手裏還拎着明晃晃的龍泉寶劍什麼的，應是剛剛做完晨練，在我後面興趣盎然地看了半天，就開始議論，你看人家老師傅，連支新毛筆，也就兩三塊錢吧，都不捨得買，還這麼刻苦、用功，現在畫得是不太好，不過人家這麼刻苦，以後說不定還能上個老年大學呢。



記得幼時父親供職的機關單位裏有一位出板報的。每逢節日使用極鮮艷的粉色在漆黑的板上畫一些燈籠或者花條兒什麼的，讓人覺得喜氣、愛看。自己就也想畫。苦在只有一些白地并且帶格的紙，加上蠟筆。雖然嘔心瀝血，終于未能盡意，恨事。

年歲漸長，就不崇拜那位出板報的先生了。就崇拜趙佶、金農、莫迪里阿尼，却也是畫不出與他們一般模樣的畫，依然惹恨。就翻臉，不再崇拜誰，愛怎麼畫便怎麼畫。有一個故事說一人射箭。先畫一隻鳥來射，未中。把鳥畫大，仍未中。就先射箭，後畫鳥，果然百發百中。我喜愛這最後一種箭法。居然有朋友喜愛我的箭術，更來勁了。

——朱新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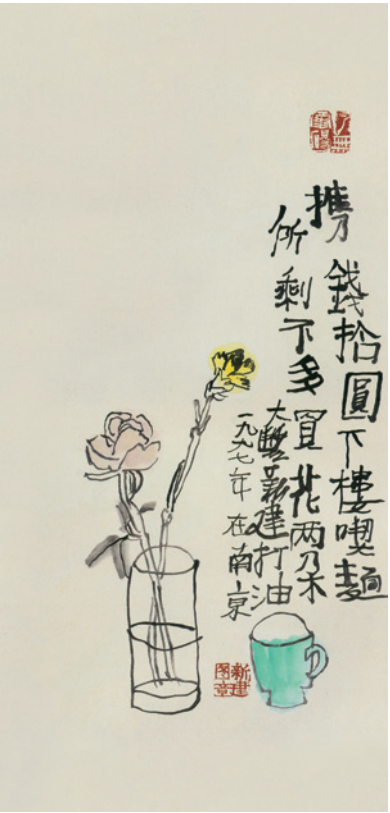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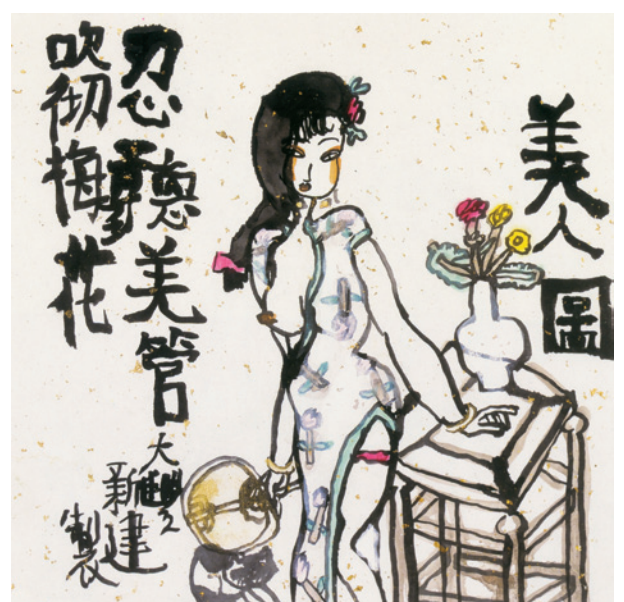


上小學的時候就想參加圖畫小組，却總不能讓圖畫老師看中，圖畫作業總得六十分，也不覺得冤枉，自己也知道確實畫得不好。

但還是愛畫，愛得厲害，就畫下去……

突然有一天朋友們說我畫得不錯，我當然受寵若驚，就越畫越起勁唄。





栗憲庭

當代著名藝術批評家、藝術理論家，著名策展人，“中國當代藝術教父”

朱新建在作品中反叛了歷代文人畫的清靜意象創造出一系列愛俗的新形象，讓人在藝術裏“悅盡人間美色”。近代中國戲曲大師梅蘭芳說過“俗到極處就成雅”，所謂大俗才能大雅。朱新建早期借《金瓶梅》小說內容畫的人物畫，其造型得色欲之神韻，尤其靠拙、緩、簡筆墨綫條寫出來，色欲趣味躍然紙上。拙和緩的綫條似充滿一種笨拙的激情，隨着緩緩的筆鋒，讓觀者有細細體味觸摸的感覺，同時，作者的愛意通過緩緩的勾勒而釋放出來。綫的簡約在于去除造型的真實複雜性，突出的是作者體會到觸覺感受上的形體尤其是個性形體的“神”——誇大了臀、乳甚至單獨圈點的乳頭，寥寥數筆，盡得身姿的妖冶。

此後朱新建創造的女性形象，不在形體之準確，却得豐滿、性感之神韻，尤其眼睛只彎彎兩筆，極盡妖媚。朱新建創造的簡筆女人身姿，實得中國傳統“傳神”的精髓。神，在朱新建畫中的女人形象中，不僅在阿堵——那個眼神裏，更多在身姿動態整體形象的創造中。把俗語乃至流行歌詞作為題畫語句，首創于朱新建，後來為多數新文人畫家所採用。朱新建的題畫字，拙中求險，拙在用筆澀緩而老到，筆力厚重，險在結字不求工整，饒有童趣。老到和童趣，隨他率真情緒的書寫中，結合得自然而然。

韓羽

畫家、作家、河北省文學藝術研究會名譽會長

說他的畫好，到底怎麼個好法呢？實際上是說不清楚，說清楚了就說不到那個點子上。我曾經在朱新建的畫上題過一些詞，我說他的畫嫵媚，“嫵”是女字旁一個無，“媚”是女字旁一個眉，你說漂亮都不如嫵媚這兩個字來得貼切。嫵媚是他最主要的特點，你說怎麼個嫵媚法，最容易說的比如“美人圖”，你看他畫的那個女人都是歪歪的，那個臉比我都不好看，可看上去又很媚。

周思聰

中國美術家協會原副主席，中國著名女畫家

越看越喜歡朱新建的綫條，越恨自己的綫條不如人家。

李小山

就職于南京藝術學院。1985年7月，李小山在《江蘇畫刊》上刊登的一篇引起軒然大波的文章《當代中國畫之我見》是85·思潮的精神主流——反傳統的信號彈

朱新建是個多面人，人物、花鳥、山水無所不能。有一天閑來無事，我翻閱他新出的畫冊，發現他的花鳥畫畫得太神氣了，比正宗的花鳥畫家好得多，無論從筆墨趣味還是畫面的整個氣息，都是高人一等的。我們經常說畫如其人，名如其人，其實做到這一點難上加難，大多數畫家祇是依葫蘆畫瓢，套用一種已有的程式，做做表面功夫，人與作品用天壤之別。朱新建的生活狀態與畫畫實踐是天衣無縫的。朱新建即使畫兩隻鳥也蘊涵或透露些許色情成分，所以我說心裏有畫面才有，什麼人畫什麼畫。色情在這裏并非構成道德意義的符號，而是指趣味外延，是一種人生觀背後的東西。

劉曉純

藝術家、美學家、美術批評家、美術理論家

他的人物造型從傳統成長而來，他這種綫這麼樣地胡塗亂抹，這麼意欲草草，這是非常難說清楚的。之所以非常難說清楚，是因為他對傳統深深地愛戀、十分地尊重，在傳統裏面找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就是中國文人傳統到了後期慢慢淡化的一個東西，就是人的本性問題。



史國良

當代著名人物畫家

朱新建目前的畫價與他的藝術成就相比實在是太低了，可以斷言，中國美術史上，一定會有他濃重的一筆。

周京新

南京藝術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畫家

朱新建的造型趣味總是“纏纏綿綿”的。無論畫美女或是畫羅漢，雖然都是“歪歪斜斜”“鬆鬆垮垮”的樣子，却都從骨子裏散發着一種招人憐愛的纏綿氣息。我甚至覺得這很不公平，就因為有了這麼一種“纏纏綿綿”氣息，朱新建畫裏的“歪歪斜斜”和“鬆鬆垮垮”就可以那麼肆無忌憚，却能被那麼多的人容忍和接受。

鄧平祥

湖南油畫學會名譽主席

欣賞和在理論上解讀朱新建的藝術，首先可能有些觀念性的問題要解決，最大的問題我認為是一個文化觀念。中國人的精神結構，因為多年的那種文化經濟，那種家文化，包括以後的那種政治文化推到極端以後，就非常容易緊張，不管什麼事都緊張，這個緊張使中國一系列的那種理論的思考、文化的建構都容易走到一種比較狹窄的境地上去，比較片面的限制自己的那種思想和創造。那麼怎樣調節這種緊張呢？我認為是藝術所表現的感性。我認為這是解讀、理解、欣賞朱新建藝術的一個非常好的入口，他的藝術，我認為首先就是非常感性的。我們傳統的經典的說法就是感性是人的認識的初級階段，要上升到理性才能建構文化。其實這是我們文化觀念上的一種非常偏頗的東西，或者是一種誤解。這個東西在歐洲，兩百多年前的康德對這個就有非常好的探索，他就認為感性的東西具有能够直接生產的能力，就是能够直接建構文化的能力。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朱新建藝術的一個最特別的地方，也是一個比較大的貢獻。他就把一些非常重大的，非常使人緊張的道德問題，經濟問題，把它消解掉了。在一種遊戲的心態之間，一種非常灑脫的率意的表達之間，你就發現一種很重大的道德問題，使人緊張的文化荊棘得到消解。而這種消解的過程，反而使我們接近了人生。我覺得朱新建的藝術如果從文化批判的角度來說，大家看他從 80 年代走出來，他的那種率真的人性，那種近乎天人的人性，表面上看來可能不是太正經，但是他否定的就是那種根深蒂固的歪曲、我們中國人性的那種假正經。我認為這一方面，朱新建的藝術在這個文化建構和文化批判上的這種力度我認為是很明顯的，這種貢獻也是很明顯的。

陳丹青

畫家、文藝評論家、作家

朱新建美人圖的另一種滋味：不同時期的藝術是可以被超越的，性欲難以超越，尤當性欲的表達遭遇時代賦予的語境。僅就性的層面，朱新建的作品超越了古人的春宮畫。他的畫比赤條條的肉體更楚楚動人。

郎紹君

博士後指導導師、作家、藝術評論家

朱新建從 80 年代到現在，堅持畫這一類題材，這樣的風格，至少是二十多年了，那麼，我覺得他的意義在哪裏呢？就是他對愛欲的這種描寫實際上是對傳統的那種假正經、假道學以及我們在 20 世紀以來中國那種除了政治倫理再不要人性的其他欲求的這樣一種背景下，或者是他對這樣一種中國式的道學傳統是一種顛覆，是一種衝擊。特別是在 80 年代以來，他的畫其實是有一種某一方面解放人性思想的作用，在這一點上，朱新建做得非常質樸，非常鮮明，做得很有力量。所以正是在這個角度，我覺得他的作品肯定會在這個時代留下一頁。



謝世榮

新建
圖章

十竹齋印箋

